

芭拉杰依——著

驯鹿角上的 彩带



作家出版社

驯鹿角上的
彩带

芭拉杰依——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驯鹿角上的彩带：典藏版 / 芭拉杰依·柯拉丹木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063-8942-6

I. ①驯… II. ①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9878 号

驯鹿角上的彩带

作 者：芭拉杰依·柯拉丹木

责任编辑：左 眩 孙 竞 邢宝丹

装帧设计：李思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8×210

字 数：178 千

印 张：8.5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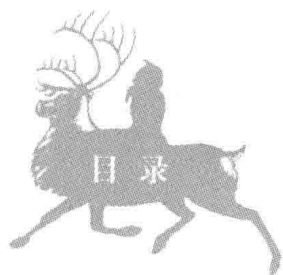
印 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42-6

定 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依嫩 001

2. 鲁恰玛 011

3. 莫纳 019

4. 礼物 039

5. 妖魔的化身 055

6. 春天的最后一场雪 073

7. 天上派来的圣人 087

8. 敖舜 105

9. 猎鹿 121

10. 矛迁 145

11. 乌力给特 159

12. 暴风雨 175

13. 阿尔巴吉河 193

14. 阿尔巴吉迁 223

随风而去(代后记) 235

评论 林海传奇 民族心画 石一宁 249

附录一 国际音标参照表 257

附录二 致谢 265



1. 依嫩^[1]

[1] 依嫩:

长达一两个月的营地。以下注释皆为使鹿鄂温克人的日常称呼，以汉字表现，尽量接近其发音。后附国际音标。

从去年入冬以来，爸爸还是第一次这么精心地设置齐全完整的新营地。纠^[1]的哈然^[2]比平时扩大了一两圈。

斜壤杆^[3]比平时多出了十多棵，长度比平时也多出了一大截。

平时躺倒在雪地上的驯鹿鞍具架，也用高过腰带的支架平平整整地将六棵六米长的鲜木架子架起来，长长地平展在妈妈别^[4]的后面。

高高的样子垛^[5]齐刷刷地码在纠门的左侧。离样子垛约有三四十步，奇怪地搭上了一个棚子，就像给盛夏刚出生的小鹿搭的凉棚。在夏季，爸爸几乎每年都搭上这样一个棚子，使刚出生的小鹿躲过烈日暴晒，还有鼻蝇和瞎蠓的叮咬。

在冰天雪地的冬天里，爸爸还是第一次搭这样的棚子，而且，这个棚子搭架得非常精细牢固。

爸爸精心地选择了两棵树。两棵树的距离正好十五步，它们的树杈不高不低正好相对，方向也相对。爸爸把准备好的足有二十米长的横杆一头挂在这棵树的树杈上，另一头挂在另一棵树的树杈上，横杆上斜着放上三四十根斜壤杆，斜壤杆上再覆盖上厚厚的常年绿叶的马尾松、针叶松和落叶松的枝丫。将棚子里的雪撮到棚外，严实地围在棚杆根上，棚子里露出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柔软的落叶松枝丫。枝丫上

.....
[1] 纠：家，屋。用木杆做支架外覆兽皮的圆锥形帐篷。

[2] 哈然：纠里面的面积。

[3] 斜壤杆：建造纠所用的支架，一般指刚刚砍取修直的鲜木杆子。

[4] 别：纠里睡觉的位置，此处指纠的西侧。

[5] 样子：劈成四瓣的圆木，生火取暖的燃料。



面横放了一棵鲜木，是为拴三头受伤的鹿准备的。靠阳面棚子一侧，在露天的空地上，像小山似的堆放了很多圆木，是为它们取暖备用的。

爸爸还精心地连棚子旁边的几棵距离相近的小松树也利用了起来，把这四五棵小松树的尖端合在一起，用皮条系上，上尖下宽，形成一个圆形的小纠。里面铺上厚厚的枝丫，外面从上到下覆盖了各种枝丫枝条——这就是乌提^[1]的窝棚了。

爸爸所做的这一切宣告：打灰鼠子^[2]的季节结束了，狩猎一冬没完没了的奔波终于停了下来。

繁忙的冬天就要过去了，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三天两头没完没了地搬家，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这个营地，全家人可以平心静气地等待二叔、大舅他们搬回来，这是去年秋天分营地的时候爸爸跟他们约好的。鲁恰玛^[3]之前在这里会合，这里就是依嫩了。要不然，爸爸不会大费周折地选择这处安静避风的新营地。

营地刚刚建成的第二天早晨，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突然做出决定：明天早晨动身下山。

妈妈往碗具篓里装着茶碟茶杯，然后将碗具篓往乔安^[4]一推，转过身，问道：“怎么不等他们了？”

爸爸半坐半躺，后背倚着被垛，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双腿舒展开，贴着妈妈伸到火堆旁，双脚的脚趾惬意地一张一合，目不转睛的盯着火苗。

爸爸像是没有听见妈妈的话，目光仍旧停留在火堆上。妈妈以为

.....
[1] 乌提：猎狗的名字。凶猛的意思。

[2] 灰鼠子：指灰松鼠，鄂温克猎人获取它们的皮毛与俄罗斯人进行交易。

[3] 鲁恰玛：与俄罗斯人做皮货生意。

[4] 乔安：灶门旁放锅盆，冬天放冰、桦子的地方。

还有商量的余地，向爸爸的身边蹭近了一点，和气地说：“也好，那就再等上两天吧。这一冬驯鹿们的用具没有一个像样的，鞍子、鞍垫、笼头、肚带、依卡乌牙^[1]、阴莫克^[2]、库玛兰^[3]，哪一样都得修复，缝缝补补就得两三天。”

“等什么呀，他们不能搬回来啦。”爸爸有气无力地说。

“这不可能？去年上秋分点的时候你们不都约好了吗？在这里合点，把老人孩子们安顿好之后一起鲁恰玛。”妈妈说。

“毛皮货交易马上就要到期了，谁不想早点赶到预约地点啊。”爸爸有点不高兴了。

“可我不忍心把三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这没有人烟的冰天雪地里。我怕他们寂寞、害怕。”

“你这是找借口，不想鲁恰玛。咱们祖祖辈辈生长在漫无边际的森林里，冰封大地、没有人烟更让人感到安全放心。什么也别说了，痛快跟我下山就是了。”

“你这是在逼我，存心气我，我就知道你的心事！”妈妈生气地说。

“知道就好。”爸爸气冲冲地回应。

妈妈抬起头，两眼盯着爸爸的脸，气愤地嚷道：“你眼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人，在这个家里我说话从来就是多余的。多少年来大事小事我都依着你、让着你、顺着你，越给你让步、越给你面子，你就越来越不要脸了！我不是你家的驯鹿，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牵走！我是这家孩子们的母亲，我要保护他们！”

“他们都不小了，自己能照顾自己，用不着你来保护他们。况且这

[1] 依卡乌牙：驯鹿背上驮东西装食物用的皮包。

[2] 阴莫克：用犴腿皮装饰表面的桦树皮包。犴：即驼鹿，在北方丛林中被称为犴或堪达犴。

[3] 库玛兰：犴头皮缝制的防护用具，用来覆盖在驯鹿装备上以防日晒。



里的一切我都给他们准备好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担心什么，害怕什么？你是不是害怕见一个人？”爸爸的语气和缓下来。

“天啊！你在说什么？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怕什么，我怕谁啊？！”

“我问你，去年最后的安达交易会上，你和他二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乌罗纳太太怎么说来着，你忘了？”

“哎哟，这事、这事真是多亏了你的提醒，我差点忘了。”妈妈支支吾吾地说。

“下山这事可不是我逼你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推、推、推，推到桃若唯瑟节^[1]。”妈妈铁板着脸坚决地说。

“这可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事，咱们向人家求亲，讨好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做出这种蠢事呢？”

随机应变的妈妈立刻平静下来，温和地说：“你听我说嘛，乌罗纳太太不会有那么多毛病，她一个寡妇人家风风雨雨领着两个孩子够不容易了，哪来那么多讲究。她应该向咱们讨好才是呢！”

“行啦！”爸爸大喝了一声，妈妈吓了一跳。

“乌罗纳太太好端端的人家，养育着文文静静的好女儿，凭什么向你讨好？”爸爸气愤地嚷道。

“干什么发那么大的火？我这不是两头难吗？顾不上那头，舍不得这头。看把你气得脸红脖子粗的，真是的，我真纳闷，你就忍心把三个孩子留在这空旷的林子里？张嘴闭口的，一口一个乌罗纳太太，乌

.....
[1] 桃若唯瑟节：俄罗斯传统节日。

罗纳太太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乌罗纳太太是一个家族的长辈，是我们未来的希瓦恰^[1]，我当然要张口闭嘴地念叨她。你这是中了哪门子邪气，胡说什么呀？我知道你打心眼里没有把乌罗纳太太放在眼里，呸！还是个女人呢！”

“好！好！我跟你下山就是啦，把乌罗纳太太一家三口都接过来，这样你就心满意足了吧。”

“爸、妈，你们还有没有完，烦死了。”达沙把一大堆缝补着的笼头往后一扔，赌气地说。

“这不都是你爸爸逼的，你都听见了吧。我想把你哥哥的亲事推到桃若唯瑟节，六月天高地阔，大地一片葱绿，森林里花朵漫山遍野，多么吉祥的季节呀！那时候各乌日勒^[2]的男女老少都来过桃若唯瑟节，那多热闹啊！你爸爸非得在这个季节里，这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的季节多不吉利。谁敢从阿图^[3]中走出来看热闹。走出来几个也带着丑八怪一样的怪相：不是紧紧地缩着脖子，就是双手死死地抱着胸口，再就是龇牙咧嘴的，多不吉利。”

“得得得，那时候你还能拿出什么样的礼物送给乌罗纳太太？”爸爸问。

“哟！轮到乌罗纳太太家提亲还带赠送的，连传统规矩都不要了？哎哟哟！真是的。”妈妈不满地啧啧连声，大睁着眼睛接着说，“乌罗纳太太那么高贵吗，是那么高尚的人吗？简直成了神话中的希温旦^[4]了！你究竟要赠送什么样的礼物，想付出多少财物才算是你满意的？”

[1] 希瓦恰：亲家母。

[2] 乌日勒：四五家猎人聚集在一起的营地。

[3] 阿图：露宿地，露天处。

[4] 希温旦：鄂温克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



妈妈板着脸问道。

“除了老统一公一母两头驯鹿之外，再加五百张灰鼠皮、二十张貂皮。”爸爸斩钉截铁地说。

“哎呀！我的老爷呀，你胆大包天随意说出口，你要不要这个家了？要不要让我们活了！你疯了，彻底地让乌罗纳太太把你弄糊涂了，你傻了？不识数了？二十张貂皮远远超过了五百张灰鼠皮的价格。”

“你先别急，听我说，我脑袋清醒得很，正因为我脑袋清醒才这么做——你说说咱们在阿尔巴吉迁^[1]部落里，在索家^[2]的家族中，我们算得上是富裕的，看在孤寡老人的分上，我们应该付出有价值的财物。我们为什么不能多善待她老人家？单单用老传统的定亲方式——一头驯鹿背上空鞍子，另一头背上阴莫克，阴莫克里各装上刚刚盖底儿的面粉，扯上二三米布料。我一个堂堂的大男人，人们心目中的出色猎手，这点东西实在是拿不出手，我不想人们伸出小手指头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地骂我。”

妈妈转过身，凑向乔安俯下身，翻弄起她的碗具篓，从中拿出茶杯转向火堆，从火堆边的茶壶倒了一杯浓浓的茶水独自喝了起来，但又不时地向爸爸那边斜视几眼。

大哥回来了，把沉重的帕拿阿^[3]往乔安一放，随手又往背夹子上扔上两只紫貂。

“哟！大哥真幸运，真有福气，又多了三十只灰鼠、两只紫貂啦。太好了。你的运气这么好啊！恭喜你，大哥！”达沙高兴地说。

“快！做饭呢，哪来那么多废话！”妈妈严厉地说。

.....
[1] 阿尔巴吉迁：使鹿鄂温克原部落名，现在黑龙江省境内。

[2] 索家：指索罗共家族。

[3] 帕拿阿：背夹子，背东西的简易背架。

从妈妈的眼神里达沙看到妈妈不允许她多嘴多舌。

“我是说狩猎灰鼠子季节结束啦。最后一次出猎，只用了大半天时间就猎获了这么多猎物，大哥你真幸运！恭喜你了！”达沙为自己刚才的冒失争辩道。

“大哥，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出猎了，下午你好好休息一下吧。明天你还要远征呢。”达沙说。

“上哪儿？”大哥好奇地问道。

“鲁恰玛呗！”达沙说。

“真的？”大哥不相信地又问了一句。

“不信你问爸爸。”

“爸爸，真要鲁恰玛吗？”大哥问。

爸爸只点了下头，没吱声。

“我总不能一个人去鲁恰玛吧？”大哥说。

“还有爸爸妈妈呢。”达沙回答。

“你咋不去呢？”

达沙低下头：“我……我不想去。再说我……我什么事也不会做。”

“还啰唆什么呀？不赶紧快捞肉，肉锅里的汤都快干了。”妈妈对达沙说。

“爸爸，咱们仨下山，家里就留下他们三个，你放心吗？”大哥问。

“那有啥不放心的，我也不是几岁的小孩子了。”达沙抢先回答。

“瞧你那熊样吧，耗子蹿出洞都把你吓得直蹦高，嗷嗷叫。”大哥不屑地说。



“那不是我害怕，是耗子有机灵劲儿，在脚底下来回窜——看它好玩我才叫唤。”达沙不甘心地喊道。

“这儿耗子可多着呢，你没见雪面上到处都是，耗子们走成硬邦邦的道儿，条条道儿都扎进深雪里。你每天都得一惊一乍地嗷嗷叫。不把弟弟妹妹吓出个好歹才怪呢。”大哥在故意逗达沙。

“就是嘛，达沙从小就胆小，都是你奶奶吓唬的。”说着妈妈抬起头瞟了爸爸一眼。

“你看看你，过世多年的奶奶都被你搬出来了。那是她奶奶没办法的办法。在达沙六岁那年，有一个跟她同岁的小女孩去抓蝴蝶，走丢了。咱们全乌日楞的男女老少手拉手地找了三天，凡是小孩能走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想到，就是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年有人从对面的大石砬山顶路过，发现小女孩的衣服，还发现她在那摆家家玩过的一堆小石头。你说说，她奶奶能不害怕吗？咱们带着儿子成天在外出猎，奶奶一天到晚能跟得住小孩吗？奶奶只好吓唬她，不让她走远，吓唬她走远了大灰狼就能把她叼走，让她跟它的狼崽们一样喝它的乳汁，让她变成小狼崽。”

“爸，别说了，那都是吓唬小孩子的话。我现在是大人啦，什么也不怕了。”达沙争辩道。

这时在大冰包^[1]上玩雪滑板的弟弟妹妹回来了。他们显然也察觉到刚才纠里发生了什么，好奇地观察着纠里家人的表情。

“你俩玩滑雪板谁厉害？”大哥为了打破这沉默，问他们。

“我厉害！妹妹啥也不是，从冰包顶上坐着雪板往下滑还跌下去。

[1] 冰包：森林中的泉眼冬天一直翻涌冻成的巨大圆形

冰块。

上大冰包顶我还得拽着她上，我一次次地拽着她上。后来我不管她啦，让她自己慢慢爬着上，刚爬到半截就滑下去了，我来回滑了五六趟，她还一次也没爬到冰包顶上，真笨！笨死了！我站在雪板上从冰包顶上飞跃似的滑下去，一次又一次地飞过去。我的心也在飞，大哥，我感觉到我都快要长翅膀啦！”弟弟米卡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顿时纠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

“你玩滑雪板的时间还长着呢，你好好练吧，总有一天你能飞起来。”大哥说。

“还是大哥好，在冰包上玩没劲儿，光秃秃的。”弟弟说。

“你能站在雪板上滑下去不跌倒，这就够厉害了。”

“行了，行了，你们别互相夸了，快吃饭吧。”妈妈说。

“天又要下雪了，你们把外面的东西收拾收拾，该盖起来的盖起来，该挂的都挂到树上。”

妹妹娜佳因为搭不上话，生气了，一言不发。



2. 鲁恰玛

第三天早晨，天刚大亮，驯鹿三三两两地从森林中结群而出，聚集在郊外。

妈妈和达沙给每一头驯鹿都备上鞍子，驮上一冬猎获的皮张、路上的食物和铺盖的东西。妈妈和哥哥牵着四十多头驯鹿跟着爸爸去鲁恰玛，家里留下达沙和弟弟妹妹，还有三头残疾的驯鹿和一只猎狗。

达沙他们三个恋恋不舍地跟在后面。

妈妈回过头向他们挥挥手，让他们赶快回去照看家里正在闹腾的驯鹿。达沙和弟弟妹妹停住脚步，默默地目送他们远去，一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丛林之中。深深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条裂痕似的缝隙，一直延伸到他们消失的林间。

最后，驯鹿们断断续续的铃铛声，也在迷雾般纷纷降下的飞雪中从空旷的荒野中消失了。

家里的三头驯鹿，嗷嗷地吼叫着，拼命地挣扎，要弄断笼头绳去追赶驯鹿群。达沙走到阿拉坎^[1]的跟前，抚摸着它的额头，轻轻地拂去它的耳朵根、脖子和后背上的雪。

“行了，别闹腾了，过几天就习惯了。”达沙安慰它说。

阿拉坎像听懂了似的，在她胸前蹭蹭额头和耳根，好像说：我没事。

阿拉坎的举动更激起达沙对它的疼爱，她双手端起阿拉坎的嘴巴

[1] 阿拉坎：驯鹿的名字。带有花色的驯鹿。



重重地吻了它的额头，拍着它的嘴巴说：“好了，我给你们弄点好吃的去。”

达沙从纠里拿了一块早晨吃剩下的尕列巴^[1]分给它们。驯鹿群走了，三头残疾驯鹿像没有父母的可怜孩子一样需要达沙和弟弟妹妹来喂养。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达沙和弟弟撮完了一片苔藓地上的积雪，把三头驯鹿拴在露出苔藓的场地上，看到它们低头开始啃食苔藓，才轻松地换了口气，回纠里去了。

纠里的火堆早已熄灭，连灰烬都已经凉了。空荡荡的纠里阴森冷清，三个孤独的孩子感觉自己像是被抛下的三头驯鹿一样可怜。

现在，他们是莫纳^[2]了。

达沙重新点燃火堆，把早晨吃剩下的半锅肉吊在横杆上，在火堆边烤了一个尕列巴。纠里空落落的，弟弟和妹妹像蹲碱场^[3]的猎人一样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火堆边。偶尔，他们焦虑不安的眼神开始互相对视，然后转向姐姐。

米卡把妈妈的茶桌拿来说：“咱们该吃点东西了啦。”

三个人围着小茶桌默默地吃起了晚饭。纠里仍旧是那么沉静。

天逐渐地黑了下来，三个孩子迎来了没有父母陪伴的第一个夜晚。

这一夜纠里的火一直未熄。三个孩子折腾了很久，他们唉声叹气，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他们在猜测爸爸他们走出去多远啦？妈妈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那边天还那么阴吗？是不是也在下着雪呢……

夜深了，弟弟妹妹终于熬不住，沉沉地睡去了。

[1] 尕列巴：使鹿鄂温克人用炉火烤制的面包。

[2] 莫纳：留下守护营地的人员。

[3] 蹲碱场：森林中的野兽到盐碱地舔食碱粉，以补充体内的矿物质，猎人在附近埋伏守候，以猎获野兽。